

微小说

夏末傍晚，浑身汗津津的春生进屋后，面露倦容，长吁了口气喟叹道：“唉，累死了。”随手将斜挎包朝沙发边上一扔，人如同散了骨架般斜倚着沙发，双脚搁在茶几上，眯着眼睛闭目养神。

正在厨房里忙着打理晚餐的秋萍闻声动静，旋即跑进客厅察看情况，目睹此状，不悦地嘟哝：“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春生闻而不见，依旧假寐。

春生研究生毕业后，被招考进了H市某局，不过工作并不轻松，整天不是跑工地，就是查项目，一天下来蓬头垢面，浑身脏兮兮的，远没有在设计院绘图秋萍来得清静轻松。

那天的晚餐有些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死寂里完结的。

饭后，慵懒的春生躲进房间，靠在床背上继续神游起来。秋萍清洗好厨具，收拾完厨房，坐到沙发上松了口气，顺手打开了背投电视，“咦，人呢？”秋萍没有接收到任何回音，便无趣地切换到了综艺频道，兴味索然地浏览了片刻，觉得有些无聊，就转身步入卫生间去洗漱。

大约半小时后，面色红润的秋萍散发着淡雅的芳香，裹着丝质睡袍出来了，犹如出水的芙蓉。她轻盈地推开房门，柔声唤道：“先生，起来洗个澡再睡吧。”

“我不想动，明早再冲。”

“你这样邋邋就睡也太不卫生了吧？”秋

周末的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饭店，径直来到一个并不起眼的小角落坐下。老人点要一小壶红茶和一些小点心后，一边品尝，一边扫视着从餐厅里进进出出的人。老人好像在寻找什么，或者在等待什么。

有人单独来喝夜茶，在店里很少碰到。忙完手头工作，我走过去跟老人搭讪：“大爷，我有个问题想向您，不知方便不？”老人呵呵笑笑说：“太客气了。你是服务员，我是消费者。我们能在这里相聚，那是我们的缘分，还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呢？”

老人说话很爽快，我就问他“您高寿？”老人呷了一口茶后打个手势说，“我今年75岁咯。”

我很惊讶：“您这么大岁数了，晚上还出来喝夜茶？”

其实，我想问的是，老人为什么晚上单独一个人出来喝夜茶，我担心直说反而让老人扫兴。没想到，老人听后眉开眼笑：“别小看我这把年纪哟，我的身体硬朗得很。单单跑步，你小子可能追不上我呢。”

我给老人续上茶水说，“这一点，您刚进店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您走路时步履矫健。看得出来，大爷您鹤发童颜，精神抖擞。”我没想到，我的话刚说完，老人就低下头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连忙追问，“您哪里不舒服？”

“没事的，没事的。”老人抬起头来时满脸忧愁，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沉默片刻，老人接着说：“坐了一天的车，我有些乏困了。大老远赶来这里，就是希望他能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谁呀？您有什么话，为什么不亲口跟他说。”

潮头拾贝

一段破碎飘香的历史
在风中欲擒故纵(组诗)

■ (四川)向枫

冲浪

浪花抱着喘息
扑面而来
如厚重的脚步踩在心口
惬意，从水的裂纹出塌陷
关于热论诸多细节
明灭似幻影

想一次次接近真实
在光的背面赤身裸体
摠住许多不安分
将水平面打造成
壁仞的刀锋
换种姿势
像鱼潜伏在水的底层
远离喧嚣和城池，以及
居住地暴涨的叫卖声

水的催情术从没间断
一路声嘶力竭
砍伐着内心的荒凉
其实饱满早已被
灼热的光线一针针戳破

把痰举过头顶
在激情澎湃的海滨
创造寂寞，其实
更需要勇气和残忍

猿人谷

一直很迷惑
这块厚重的土地
原来是祖先代名词
狭窄的谷底
仿佛，一场茹毛饮血

习惯

■ (江苏)褚福海

萍有些愠怒。

“习惯了。”春生不以为然。

秋萍向他投以鄙夷的眼神，默然无语地睡进了隔壁卧室。

翌晨一早，体贴入微的秋萍煮好白粥，摊了两张鸡蛋煎饼，并将早餐放置于餐桌上，她斜睨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子钟，时针已指向7:20，于是进到房间轻推春生：“起身上班啦！”

春生边打着哈欠，边睡眼惺忪地朝卫生间飘去，匆匆刷了牙洗过脸，甚至都未梳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赶紧坐下来享用早餐。

“呼噜——呼噜——”身躯伟岸的春生弓着背低头往嘴里吸溜稀饭时，发出了别扭刺耳的声音。

“先生，你能否把碗端起来吃？笑不露齿，食不出声。这是最起码的规矩。”

“我这样吃习惯了。”停顿了一会，春生喃喃自语：“你都快成太平洋上的警察了，累不累啊？”话音未落，扔下筷子，疾步过去换了鞋子，摔门而出。

“你别不识好歹，我是真心爱你才说的，可你却老虎屁股摸不得？绣花枕头！看来严谨的人跟懒散的人完全是两条道上的车，根本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唉，只怪自己当

初被假象遮蔽了眼，感情用事轻信你。”秋萍在春生身后扔下了不甘示弱的话。

我行我素惯了春生完全没有觉察到秋萍心理发生的细微变化，仍旧感觉良好地挥洒着他桀骜不驯的个性。

那天春生下班回到家，看见桌上冒着热气的青椒炒鸭胗，馋不可耐地直接用手抓起几片正欲往嘴里塞，眼疾手快的秋萍见状，冲过来一把扑掉春生手里的东西，肃然喝斥道：“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不洗手就拿食物吃？连小孩都不如！”

“你也太一本正经了吧？我在自己家里，放松自在点妨碍谁了？真是的！”

“看来你是小时候爸妈忙农活，没有空教你，那我现在就给你补上这一课。”秋萍唇枪舌剑讥讽春生。

“你少挖苦人，别以为自己生长在城里就了不起了。”

“我至少不会像有的人那样无知、齷齪，作践自己的人格。”

“啪！啪！”自尊心受到极大羞辱的春生，在情绪爆发的瞬间抬手扇了秋萍两记耳光。

这下不亚于捅了马蜂窝，秋萍举起手中的铲刀，不问青红皂白朝春生乱扫狂劈，心亏

喝夜茶的老人

■ (广西)潘国武

“有些话，说出来就没有意义了。”看来，老人是有目的而来。他不方便说出来，我也不好意思追问下去。

见我一脸疑惑不解的样子，老人抬高声音说，“怎么样，我给你讲个故事？”

“好啊，我愿意洗耳恭听。”

“年轻的时候，我靠摆夜宵摊起家，人勤快烹饪手艺好，生意蒸蒸日上。后来，我在县城里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孩子很争气，学习成绩都很好。大学毕业后，孩子顺利来到这座城市工作……”老人提起往昔，事无巨细，眉飞色舞。

“后来呢？”

“孩子靠自己打拼，在这座城市里买车买房并结婚生子。很快，孩子就掌舵一家大公司。我和老伴年纪大了，孩子就接我们来城里一起生活，安享晚年。那时候，我们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舒心惬意。”

我翘起大拇指，“大爷好有福气，您的儿子儿媳都好孝顺啊。”

话刚说完，我却见老人双眉深锁，脸色骤变。

“可惜呀，我们两老那时候帮看管孙子，他每个周末都有时间外出应酬，经常折腾到凌晨才回家，每次都是喝得烂醉如泥。”老人的声音开始有些低沉沙哑，说话时断时续，“儿媳为此经常跟他闹别扭。”

这是老人的家事、私事，我真不该刨根问底。

“不是陪同客户，就是洽谈生意……他都有很多说辞；那时候，我也太过于信任，就没有好好管束他……”老人很激动，话还没说完，老人突然用手捂脸放声大哭起来。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老人，坐在一旁急得不知所措。

老人的哭声引来用餐人的关注，他们纷纷指责我“不该打爷爷”或者“不该激怒爷爷”。那些食客以为老人就是我的爷爷，他们把老人的哭归咎于我。我再三解释说，“我不认识老人，我没有打老人，我也没有激怒老人。”

“你跟爷爷在一起，竟然说不认识爷爷，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人。”

“跟你说话的人，都一定要认识的吗？”

“你看，做错事了还嘴硬……”

我很冤枉，我有口难辩。一些好事的食客开始围上来，他们指责我“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做，你于心何忍”，有些还扬起拳头说“不教训他一下，他就不懂得尊重老人”，甚至还有人掏出手机想拍摄……

我慌张得浑身是汗，我攥紧拳头怒目圆瞪，做出一副随时被攻击的准备。这时，老人慢慢抬起头来。只见浑浊的泪珠，悬挂在他干瘪的脸庞上，就像餐厅墙上粘贴的“迎客松”图画，格外显眼。老人顾不上擦拭泪水，他伸开双手示意大家“冷静一点”，继续指着我说，“你们不要误会，他是我最忠实的听众。”

众人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有一肚子话要向人倾诉。当然，他们也

一年之纪(组诗)

■ (四川)文一刀

端午

这是仲夏，龙舟穿过水域
向西，向西。吼叫回旋
如雷雨溅落，几只野鸭扑腾着
她们试图逃离人间的烟火

逃离人间烟火，却终逃不过
宿命，闪电撕裂黑夜
邪恶的呻吟无处逃避
哀鸣戚戚然。莲花若灯火般凋零

菖蒲摇，艾草熏
端午，一条大河奔腾咆哮
色彩斑斓的纸鸢从东南飞临
我在五月深处，等瑞雪涤荡尘世

立夏

春事结束。桃花、杏花
已凋落殆尽。剩余的激情
流淌到明年四月。

踏青寻草，清脆的呼吸，
长长短短，充满诱惑的气氛。
一杆旗子飘扬，等着海燕归巢。

轻雨常至。蛙声出没。
绿色挂满天空，透过阳光，
丰满的鸟鸣叠成一路的青果。

酸甜或苦涩，遮不住立夏的影子。
蟋蟀停于野，蚯蚓匿于土，
露珠剔透，散发着晶莹的光辉。

夏至

“窗含满山雨，翠柳半只鸟。”
在夏至，青蛙鼓噪而鸣
沼泽地里，野草阴盛阳衰

理喻的春生自知惹祸，任由秋萍猛抽。“冯春生，你竟粗野到动手打人？我从小到大父母都没碰过我一个指头，你今天不向我赔罪，我跟你势不两立。”

……

吵架风波最终在双方家长的调停下平息，可埋于心底的怨愤却远未泯灭。不过秋萍时常暗忖，当初是自己固执己见非要嫁给他的，如今生米早煮成了熟饭，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将就着过吧。

很多时候，没心的人肯定比有心的人要活得轻松惬意。为此秋萍多次强迫自己不再斤斤计较，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而春生呢，好像也识时务多了，在行为习惯上有了很大收敛与改进。那段时期，两人亲密共处，相安无事。

或许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故而一旦松懈戒备，潜藏于春生体内每个细胞中的劣根性终究又死灰复燃，如幽灵般地蠢蠢欲动了。

一日晚饭后，两人边看电视边聊着天，气氛温馨而欢愉。倏地，秋萍瞥见春生正用手在抠脚丫、撕老皮，臭气熏天的袜子脱到了茶几上，如蝇蝇喉，顿时怒从心头起，“你如此固执任性，真是不可救药！看来我得考虑往后的生活喽！”说罢，如泥鳅一般溜进了房间，“砰”的一声撞上了房门。

这一撞，似乎是把春生撞醒悟了，他品咂出了秋萍话的弦外之音，疚愧而落寞地僵在那儿，陷入了反思……

意识到刚才不该意气用事，便陆续返回各自的座位。我松缓一口气后，急促调整心态安慰说，“大爷，为了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您该出面制止他了。”

“晚了。一切都晚了。”老人说，“就是在这里被带走。两个家庭，从此没有了欢声笑语。我们一家人，只好搬回县城。我没想到我辛辛苦苦拼搏了一辈子，我的晚年竟然过得如此寒酸狼狈，我教子无方，我真的白活了……”

原来，老人来这里是为了怀旧，主动搭讪，我并不是有意去挖苦他。

“放宽心，放宽心，您要保重身体。”我拍拍老人的肩膀说，“您的儿子肯定也知道错了，他在里面肯定会好好改造，肯定也期盼着全家团圆的那一天。”老人接过餐巾纸抹掉眼泪说，“我执意要来这里，就是想亲自听他说一句话。”

“难道，这里还有老人的什么人？”我更是不解，却又不敢追问下去。

“这里是他们单位定点接待宾客的饭店。”老人说，“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温水煮青蛙’，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孩子出事后，单位新领导刚到任，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诫他：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安回家；每个孩子，都期盼自己的父母安全归来。美满的家庭，一个成员都不能少。我同时也想听到他的承诺，说他绝对不会步人后尘。”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是凌晨时分，饭店准备打烊了。这时，对面包厢房门突然打开，几名男子歪歪斜斜走出来。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中年男子，仿佛看见了些什么，愣怔着一个人站在包厢房门外，迟迟没有离去。

那一刻，中年男子酒醒了很多……

潮头私语

落叶(外二章)

■ (江西)熊志华

叶落了，许多的叶儿由不得已，于是于某一秋冬的早晨或是暮色黄昏，它把自己从春天出生的故事，把它短暂的感悟，可能来不及言表，以飘零的姿态纷落于土地。土地是包容的，你来，它接着。可以的话，找一个安静且无人打扰的地方安置于你。喜不喜欢，它尽了地主之谊。剩下的“孤家寡人”坚持地挂在树枝，运气好，可以等到次年的春天，可以看见它的“后代”是它原来的初貌。

叶落了，有人说这是自然规律，有人说是自然法则，这难道不像人生的过程，或是宿命。叶儿的初绿，精彩时如烟霞一般殆尽在夏末那最后一声蝉的唧叫。春天的暖风让叶儿绽放少女的语音。夏季的燥热让叶儿的刀锋刺成寸头。可以醉酒，可以把自来水喝下七八斤，即便呕吐在你的身体里，你亦可欣然接受。

叶落了，人和叶子一样的飘落，只是不知何时。所谓而已只是笑笑而已。

叶落了，如果从你的眉宇，鼻尖，胸前，直至你的脚下滑落，撞见了，一定把目光慢慢收好，不要轻看，不去淡忘，可以的话，把叶儿放在掌中或贴在胸前。换做是我，一定把凄美的，感动的，不算久远的故事夹放在精美的书帙里，也许是在心里。这样更好。

月之恋

月亮时缺时圆。

月儿圆满，异乡的另一头，眼神充满思乡的愁。月挂树梢，眼眸深情跟着走。圆月就像孩子的脸，画上两道喜眉，画一个翘起的小嘴，泪珠凝腮，几多惆怅，拳拳挂挂，口中月饼却不香甜。卧枕难眠，泪湿枕巾又梦故园。

月儿半圆，恰如弓弦。归心似箭，神色黯淡。月宫的嫦娥清冷可怜。桂花树下玉兔惜缘。在外打拼的人儿啊，浩瀚天际繁星点点。泪水涟涟。邮一枚信笺，月光倾城，带走我的思念。折一枚纸笺，月光装进里边，照亮回家的路。

月儿如钩，形如弯镰。收割金黄，装点秋颜。月儿如钩，扁担喜担丰收。秋水莹莹，瘦杆甩在里面。水纹圈圈，形影单只。垂钩惹秋，心生怀念。

云中穿行万里路，游子又把思念连。又见月光洒满楼，隔山隔水心肺黏。花落有声，捧皎洁月光听夜色缠绵。流水有意，寄月之恋凑平安和弦。

当我老了

当我老了，牙掉光了，我会抿一口儿时爱吃的棉花糖，细品时光进入甜蜜梦香。当我老了，记忆褪了，我会认真回忆一遍今生过往。自嘲青春羞涩锋芒，过于轻狂；当我老了，眼睛花了，我会细读文字中的暗藏忧伤；当我老了，走不动了，我会拄拐蹒跚之下去观看日落晚霞，寓意之绝妙欣赏。当我老了，气也喘了，我会不遗余力散发余光。当我彻底老了，我会闭眼安详，长眠于山岗。请不要悲伤，不要泪水淌，另一个地方，我会祈福后家庭事业安康。好男儿当自强，志如翱翔。

登高望远，用纯高粱酒灌溉身体
那些秋天的果实，丰满丰硕，自由放荡
或桃李成蹊，或红杏出墙

大雪

大雪，无雪，宜思
少年从南山跨竹马而至
如今已两鬓斑白，物欲横流

丰腴的月光浸湿了云雨
一匹瘦瘦的腊肉，手提坚硬的弯弓
昂首越过叮叮当当的驿路

藤蔓翠绿，露珠明眸，菊花残黄
趁深秋不冷，鸟雀的喧嚣声四溢
江风嗖嗖而行，赶赴大雪之约

暗夜借我一杯清茶
荔枝，怀远，几丝新芽的香洋
如痴如醉，袅袅升腾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